

書



序



余年十五爲張南郭張西銘兩先生所知余屏跡未之見越三年西銘死余始哭其墓因以識南郭亡何世大亂先生遜而死後五年先生之子汝上死比者次子爾庚以先生所爲知畏堂集屬余



序余諾之爾庚又一昔死先生之甥金子應九乃復持以請余執之流涕曰嘻先生之所存者此集也余其敢終嘿乎當先生少時與西銘先生讀書相砥礪以通經學古振興於世南北之士靡然從之皆交綏伏軾願交於先生雖窮陋

絕溘無不知我婁有兩先生者乃先生益自以名節矜踔爲高且持其說以告之里黨所爲說也大抵以廉隅羞耻爲之要務在辨清濁別邪正寧方而不圓寧銳而不削寧果而不恡意之所與極口予之意之所不與盱目叩首衆中顯



言不少避於是鄉之人遂相率以爲怨  
其亂也及禍而幾死其初世以先生爲  
黨魁蜚語交加詔旨詰責者再四先生  
足以殺其身而不死卒至於亂以蹇蹙  
死嗟嗟標季之末而欲以此區區者倒  
驅逆挽之亦見其危矣雖然古人之所

以爲道者論其事之所當爲而不以禍  
福爲慮也東漢之衰時所目爲黨人者  
始皆激揚忼慨以澄清爲已任其禍至  
於殺身而不止當其時如陳寔荀淑郭  
泰之流皆能委蛇異順以自全於濁世  
而後之論者不以此三人者保身之明



哲遂以李范陳竇爲非揆之於道而以爲無過也夫人之生平至於死而論始定二張先生與吳門徐楊兩先生亦時之所謂黨人也其後西銘早世之三人者及於亂皆不苟以死而人可易言乎哉先生之學率本西漢而要於簡質其

爲言也不支不濫斷斷然於是非可否之介別白顯切使讀之者蹶然以起若猶見其鬚眉怒張批搨辨論時吁寓於言猶若此使先生而在也世不重有賴乎先生之志欲行其道於天下不得志而少効於鄉國尚能以其道使君子得



以振揚其氣小人皆屏營縮息不敢出自先生死而世方岌岌多故人盡容頭歛足互爲選奕十餘年來人知士大夫一無礪世磨俗之用相與熟視而嘻矢口而唾而世或不察恣而張之小人之焰益以煙爛焦灼不知所底使夫世之

潔身修行者亦將爲小人所踣藉而舉無以自立世道之憂至此而極矣當斯世也脫有如先生者起而振其衰庸或少愈乎余故序其集爲之三大息而猶想見其人也

康熙癸丑三月旣望後學黃與堅書於



海寧之積慶堂



知畏堂文存總目



錫 金起鱗  
方 璞 仝校

卷之一

疏四首

書 首

卷之二

序三十一首

卷之三

序十九首



卷之四

壽序十七首

卷之五

題辭十首

卷之六

傳八首

卷之七

墓誌銘七首

墓表一首

礦銘二首

卷之八

行狀五首

卷之九

祭文七首

卷之十

啓一首

引二首

論二首

記二首

碑一首

銘一首

祭三首



卷之十一

說八首

卷之十二

雜文十五首

卷之十三

雜文十首

卷之十四

雜文十首

卷之十五

雜文十首

知畏堂詩存總目



男 于臨 全校

于婁

卷之一

四言古詩十五首

五言古詩六十首

七言古詩五首

卷之二

五言律詩九十八首

卷之三



七言律詩八十四首

卷之四

七言律詩三十五首

五言排律五首

七言排律一首

五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九首

歌十二首

知畏堂文存卷一



具陳復社本末疏

太倉南郭張采著



原任江西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告病回籍臣張采謹奏為遵旨回話事。臣繫崇禎元年進士。選授前職。在官兩載。以勞成疾。告病歸家。十餘年。殘廢在床。不能窺戶外。今十月中。忽聞邸報。有原任刑部侍郎某一本。再陳神通廣大。合謀構陷事。奉聖旨云云。欽此。伏念某與臣姓名未通。何故向息。



影之人彎弓虛發及見某原疏並無一字及臣則  
某固不知世間有臣矣合謀構陷臣可無辯惟復  
社一案責張溥及臣回奏惜溥已死臣謹齋沐陳  
之我朝制科取士因重時文凡選鄉會中式文曰  
程墨選進士文曰房書選舉人文曰行卷其諸生  
徵文彙選曰社藁從來已久若復社之起臣已爲  
縣令不預書生事張溥時猶未第故選社文以臣  
向同硯席代臣作序及溥成進士而臣已病廢矣  
豈意臣里中奸人私隙中傷有復社一款下蘇松

提學前學臣倪元珙曾經具覆奉 旨再察既學

臣元璋以下憂去張鳳翮以外轉去懸案未結事  
會致然罪不在溥與臣也乃夏五月初八日溥病  
身死惟臣僅生謂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  
謂復社非臣事則溥實臣至交生同砥礪死避羅  
弋負義圖全臣不出此竊惟文者昭代之所重社  
者古義所不廢推廣溥志不過欲楷模文體羽翼  
經傳耳未嘗有一毫出位躐治之思也至于或問  
及罪檄此忌溥者羅織虛無假名巧詆不惟臣生



者不聞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懷丹果有其人臣願剖心與質倘其人烏有則事必誣構獨念溥日夜解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卽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雖與世隔越孤立杜門而兢兢勉學頗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豈敢一字欺皇上謹據實回奏臣無任戰兢待罪之至崇禎某年月日

非不辭禮部主事疏

原任江西撫州府臨川縣知縣今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臣張采謹奏爲越次陳情懇祈天鑒事臣聞君召疾趨又聞君言不宿况天末下吏例不容辭臣何敢輒瀆宸嚴但臣命不猶力難就列又無爲代題不得不冒罪僭瀆者臣中崇禎元年進士隨授江西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因病乞歸於時瘍疾脾疾宛轉几榻者數年禍有奸人羅織善類造復社一案牽連及臣先帝責臣回話臣具疏本末



蒙先帝原宥奉聖旨據奏張采病廢姑不究方荷殊恩自甘沒世而科臣臺臣相繼引薦吏部起廢臣三居首迄未愈可者蓋先帝聖聰猶記病廢綸音故保全小臣末路豈意伏處海濱天崩地坼率土號呼痛念主辱臣死主死臣豈獨生每聞從賊諸奸則憤不俱生又聞臣郡生員許琰絕食殉義則耻不俱死喘息草土間恭遇皇上維新舊邦振茲國耻方幸復開日月聿覩中興乃葑菲不遺吏部推補臣禮部儀制司主事奉聖旨

是張采依擬用欽此臣情性不滅豈不欲依附末光報酬萬一但起廢之科罪廢者罪釋自可服官病廢者病纏實難蒞事臣今瘍疾倖愈脾疾猶侵則勢有所不能且往者以病廢邀先帝之矜宥今忽以起廢拜皇上之寵靈天下其謂臣出處何居則義有所不可况臣年雖未滿五十而鬚髮皓白龍鍾班末已自愧其形又臣抱病以來杜門息影不一入城市不一接交游舉止疏儻竊亦自愧其職當今百度奮庸臣之所授典禮是司其間



予奪激揚皆足省人廉耻苟無曠厥官則四維克  
 張雖不手執干戈實於討賊復仇有賴豈容衰敗  
 餘生覲顏尸素伏懇皇天鑒臣真病許臣乞休  
 則臣犬馬戀主當續布涓埃冀禪高厚為此具本  
 伏候勅旨

請旌許琰疏

禮部儀制司主事臣張采謹奏為草莽殉義懇錫  
 殊典以振人心以維世風事痛念國家三月之變  
 開闢未有先帝前此可以遷都而不遷當時可  
 以出狩而不出不惜聖體升遐以激敷天殺賊  
 之憤而人心頑鈍平時既君憂臣玩臨難復君死  
 臣生於稽殉節僅范景文倪元璐等二十餘人他  
 俱稽顙賊庭趨承偽職郡古稱國夙著忠良  
 乃自侍從以至候遷凡屬在廷無非黨逆斯真十



惡之不赦六等所不蔽矣。然而高皇三輔之地。教澤所鍾。義烈不泯。有蘇州府吳縣學生。許琰者。方五月初。聞先帝崩。聞慟幾絕。隨題詩志死。夜解帶自縊。家人救得甦。次日清晨。密往福濟觀。暗室自縊。陸道士救復甦。卽趨投胥江。深水處。時潞藩泊舟胥江。見狀。驚呼。李內官率兵。亟援復。不死。扶歸。則徧身書崇禎。聖上四字。宛轉哀號。慘動閭里。及聞哀詔至。遂斷粒食。口占詩。有一箇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効微忠。旬歷日空。嘔繼以血。

血盡喉腫。舌吐餘寸。積七日。氣絕。遠近感恫。竊惟君臣名義。原不分在朝在野。琰以諸生家。食身無事。寄跡遠危。亡特以天王聖明。仇不共戴。遂矢忠入地。無爲而爲。若得皇上易名。特祀。旣使天下知。聖天子表忠揚節。不沒寒衿。且使天下知。十七年三月十九以後。凡屬舍生。皆應從死。苟欲解免。餘生庶幾枕戈泣血。則旌一許琰。而上下生死之分明。將邪正治亂之幾定。于中興實有裨補。且聞琰少時。割股療母。孝稱無間。蓋孝于親者。忠于



知長堂集  
君故孝子事親無親疎而忠臣事君無貴賤琰死則縉紳從賊者罪莫赦受先帝特知高官顯爵而從賊者益罪莫赦卽不從賊倖托舊籍泄泄秦越人視者亦罪莫赦臣與言及此并內媿于心惟求明旨特旌則感奮之下省率土之大倫與報主之天性各捐乃身以盡乃職誠不戰而氣自倍何有于滅賊雪耻哉崇禎十七年某月日

在禮言禮疏

禮部儀制司主事臣張采謹奏爲在禮言禮敬陳官守以贊中興事臣聞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自古貪夫貽害必至賣國賣主然未有如今日之慘烈者草莽號呼僉謂賊仇罔極在廷致賊之仇更罔極良非激論茲遇皇上聖明作述四海方顒望天日乃愚臣痛念時艱竊見人心蔽錮廉耻盡亡法猶昔日之法漸至人仍昔日之人如是而欲免昔日之禍以致治平雖堯舜



不能臣不敢出位。况言第就官守所及。條其大者。謹齋沐具奏。一曰清制舉。竊惟考試者官選之始。文辭者贊進之階。高皇帝聖謨洋洋。設制舉以三途。並用設程文。以八股明經。三百年來。名臣輩出。迨世風日下。流競莫止。臣幼時見囑託止郡邑間。及學臣則驚爲變事。今且學臣強半竿牘。孤寒無幾。至鄉試大典。昨歲以輔臣私其子弟。口語籍籍。國事敗壞。智愚同慨。若程文本稱制義律度。森密。故可知言知人。今後生詭怪。意不難譏。彈周孔。

粉飾莽溫詞。惟事襞績。齊梁倒錯。世代亡國之音。見諸筆墨。而衡文無識。旣日迷莫辨。又崇尚長篇。遂致字踰二千。複陳誕衍。夫以如此考試。真才旣不得十之一。復以如彼文詞。卽得真才於十一。不過聞人華士。何怪乎通籍之後。相隨僞庭。易曰。天地閉。賢人隱。今日之謂也。屯之象曰。君子以經綸。則惟皇上爲能以之。伏求今後選舉學臣。毋拘資格。仍集九卿科道會推。必其人正身率物。拒絕情面者。重以事權。苟郡邑猶昧心賄。狗許其不時。



糾核程文則嚴禁冗濫諸不在聖經儒傳者多置  
黜等如仍踵前弊立行懲警尤祈勅下臣部先定  
教條使恪遵無斁庶表正影正無負於制舉程文  
是望。皇上經綸之爾。一日嚴學較。從來民風本  
於士習。故建學教士。所以養材善俗。不謂廉耻道  
喪。囂薄日滋。今竊附高流者。專經未通。輒板行所  
肄課。號曰名士。平日挾持長吏。橫議是恣。復干要  
人牘。往來他郡邑。號曰遊客。他郡邑有司。自以篋  
簋不飭。畏其口語。遂屬事鬻獄肆。爲民害。餘則狗

苟蠅營。下同負販。甚至保舉大僚。呵斥佐貳。巡方  
稱弟呼兄。賢者息交絕跡。又何怪北邊賊至。皆生  
員先率趨迎。及先帝旣崩。臣鄉處處鼎沸。皆生  
員先率唱亂。非安撫祁彪佳。百方弭戢。禍當莫底。  
則圖中興克復。可不亟加之意。然起弊有原。致化  
有漸。素不董以師儒。而驟責之士行。蓋誠難之國  
家。設學臣持憲。教官分職。師儒非不森列。而醞釀  
若此者。有故。學臣地勢嚴隔。但能職要。若朝夕啓  
迪。惟教官爲親。乃銓制槩取歲貢。間及就教舉人。



夫舉人懷安借徑等諸郵舍歲貢多年踰六十血氣既衰尚安能章明三物成人有造臣愚以爲薦舉一途近奉嚴旨禁絕四海方頌當陽離炤杜塞倖門但儒學與州縣有辨州縣羶劇以才美進者難問其源流儒學閒冷以素履往者易別其真僞乞令每學不拘布衣生員歲擇孝弟謹讓者一人升諸學臣學臣廉訪得實貢諸禮部然後徵集京師皇上臨軒親策下吏部量居籍銓補相去無過五百里使之倡道明倫表經著史三年稱職

隨材陞轉拔其尤者置之國學又稱職或列翰林以經筵侍從或班臺省以諫諍欽承而方其爲教官時又必重厥體貌無得叩拜公庭送迎憲節卽學臣分有統屬亦當如部司長揖晉接優崇蓋待以師道彼將以師道律身責以儒職彼將以儒職盡分其有不稱并罪舉主如此三年旣典學有官自譽髦不應若仍慮營求則臣前言會推之學臣果正身率物其廉訪必無淆亂嗣以薦舉稱職之教官其擇人必無苟且經日窮則變變則通伏惟



皇上勅下在廷詳度臣愚屏息以俟一日正人心竊惟廉耻道喪致人心陷溺士大夫止知營身謀家罔恤國是遂白晝攫金谿壑靡極先帝朝吏兵二部懸價賣官彼求官如賈勢必權量子母文臣則取償民間武臣則取償卒伍安得不驅人作賊先帝睿聰難掩百方釐飭無已則兼用保舉換授未幾保舉復有嘗價適爲貪人開一孔無已則復祖宗時積分法未幾積分復有嘗價又爲貪人開一孔無已則委任中官而害尤甚蓋向

者賤儒雖貪尚有內外節制中官恃其輿援縱心極意莫可誰何旣士氣不伸又掎克亡算故先帝躊躇屢撤無已則設厰衛而害遂不可言蓋小人惟財是視初猶採訪一二旣則姦宄乘間通賄造端遂使大獄奇冤上下側目然此猶其小者不一二年貪人生心各交通厰衛聽其說事過錢至于與國俱盡夫先帝日夜懲貪而貪愈熾者孔子謂政刑則民免而無耻德禮則有耻且格人心不正而徒遏流防川曷其能挽皇上正位中興



固當事事埽更。今幸保舉永絕。積分未行。中官偶  
遣。旋從諫止。獨仍設廠衛。則廷臣交章不允。臣愚  
遠託草野。傳聞文武官價倍於往日。人有倖心。此  
而不徹。何堪再壞。固宜深厯。聖懷。讐茲百爾。但  
在廷豈無賢者。既無事。若輩簡束。若小人襲昔年  
故智。陰與交通。則徒爲增一行金使。且皇上疑  
其在廷。而屬之廠衛。在廷讀書起家。猶不克勉勵  
以致皇上之疑。廠衛皆市井無賴。而欲其仰體  
宸衷。矯在廷數十年之結習。豈有幾幸。臣今已

班行。詎敢乞寬禁網。但臣忝禮官。謹以端本澄源  
之論爲。皇上恭陳者。每見權之所在。則利隨之。  
而重權莫如用人。天下人之倖心。實視用人者爲  
進退。如漢任左雄。而察舉清平。魏任崔琰。毛玠。而  
吏道廉潔。誠獎恬抑競。端乃鑑衡。則天下從風。况  
乎輦轂。然統厥用人者。實維宰執。故記曰。大臣法。  
小臣廉。苟輔臣休休有容。知人善任。則六卿率屬。  
庶官脩職。內外奮庸。而太平立奏。茲者賢相師師。  
寃圖王業。必能革去舊污。何患人心不正。皇上



固無容疑其在廷臣等亦無容過生猜慮惟精白  
自矢與承休命而已。一日昭立聖德臣讀書曰德  
日新萬邦惟懷。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蓋言帝王  
之學以天下之否泰剝復爲消長。貴乎自強而不  
息也。其間陰陽之分不消卽長。不長卽消。幾甚微  
渺陽之類爲中夏爲正人君子爲丈夫。陰之類爲  
盜賊爲■爲朋黨。小人爲婦寺而總係乎人主  
之一心。孔子說易於乾之九五曰聖人作而萬物  
覩言陽當正中而群陰退處。坤初六之爻曰履霜

堅冰至言微陰漸進慮之於早也。皇上踐九五  
之位從龍從虎陽類方亨然履霜之辨亦在斯時。  
蓋天以禍患開聖人原責以憂勞非享以逸豫竊  
意皇上當臣工對揚時當念仇不戴天卽偏安  
曷伸國耻侍聖母玉食時當念未盡萬方卽水  
陸不稱美味燕居痛陵寢之悲涼中夜傷民生之  
塗炭凡此在皇上一心者又清明爲陽燭蔽爲  
陰強固爲陽怠忽爲陰古聖王制事制心之功誠  
無之可間頃皇上屢勅工匠無修興費四海方



知長官集  
頌堯安土階。禹卑宮室。乃因宗社攸關。大婚伊邇。亦宜禮從其典。文省其繁。使天下知朝廷嘉止。不妨邊密。則聖德直隆三代。又先儒之言曰。天下安危係宰相。君德成否責經筵。宰相職在用人。臣前奏已具。若經筵方定期。肇舉無俟枝詞。但敷奏明試。原體用貫通。祈并取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令講官詳解。其中析理精微。用意醇至。天德王道。實可齊治均平。皇上典學有素。當已繇繹是編。若再加溫。故便悉舉而措之。又詞臣供職。固皆啓

心沃心。臣愚謂賓師道重。尤祈芻求。篤斐勅卿貳。以上會舉真儒實學。宅心知訓者。不問縉紳素士。禮聘來廷。如宋程頤之在元祐。尹焞之在紹興。朱熹之在淳熙。不第引之說書。抑且資其輔導。或不可得。則用臣前說。選保舉學官。爰列侍從。要期老成端厚之人。朝夕置諸左右。必能時贊遠猷。日陳正論。則小往大來。於斯爲盛。更乞勅下詞臣。取夏少康殷高宗周宣王漢光武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歷代中興事實。彙爲一書。嘗備乙覽。審其何以



得何以失。何以克復舊邦。何以岌岌江左。監觀不遠。庶幾起助萬一。臣恭遇皇上天縱聰明。而所進皆歸懋勉。極知失次。但小臣媚茲不越。隅見惟願。時乘御天。所其無逸。則天下幸甚。崇禎十七年  
月日

與鄭撫臺書

采海陬下士。病廢餘生。自分與世隔絕。故卽大人長者之前。不敢一通姓名。茲就醫郡城。竊比汀鷗。林鹿寂伏。荒隅而老祖臺屈尊下交。枉嚴騶。歷委巷。恕其野服。接以隆文。斯誼千古。但當者失倫。適增罪愆。爾江南故國家豐鎬。又賦入屈天下大半。所繫誠重。老祖臺文武張弛。幸莫之祗。席復集思。爲保障計。功在社稷。豈有岐議。乃書生欲贊一辭。旣不聞技擊。又莫從叩囊底智。惟平日無聊。聞楚



豫失守由人心不固。始於士大夫備逃。忽忽感憤。有時事說。念不足塵清覽。而末幅選將一則。乃老祖臺已振裘挈領。誓言旦旦。似鄙言亦可參懷。一二謹錄以獻。又做郡四達之衢。遊客絡繹。與滿橐去。客橐滿則民室掃實。係利害。因有遊客說。卽日各邑新父母蒞任。初若破限。後將難挽。祈謁見時。語以此風一開。不第累下。亦復累上。與其人已交累。不如概置澹漠。故并錄獻。又他處止憂寇。三吳兼憂水。五六十年前。士大夫爭言濬吳淞江。二三

十年來。復爭言濬白茅塘。皆苦物力束手。莫誰何。僅憑婁江一線。爲周千里入海水道。不意陰沙橫起。去年夏百日中。遂告塞。旱旣海潮不應。東屬邑將立槁。倘黃梅雨盛。桃花水漲。則震澤汎濫。三吳七郡皆魚鼈。禍在旦晚。而人各處堂。無大聲爲老祖臺告者。采有婁江說。入郡見陳孝廉宗之。亦著婁江議。今合爲一冊以獻。又有猥陳者。凡三天下幾崩解。獨東南稍靖。已虓虓震隣。乃愚民無識。廣集僧衆說法。采不知佛。然聞其教。清靜無爲。今群



聚沸混得名清靜否士大夫苟通禪理卽無事語  
言村落鄙夫卽語言何所知識得名無爲否况老  
嫗少婦肩背相摩更不問知識且傷風化况奸民  
叵測前車宜鑒更防在亂萌近聞老祖臺示禁郡  
中稍停半日不知何以仍熾采離家匝月昨友人  
來聞敝州通邑如狂建壇多處致奇形怪服者滿  
達路此州岸海益可寒心又奸民二三四月間醮  
小民金或立高臺演戲或扮故事迎神凡演戲則  
千百團集淫盜恣生迎神則塗面粧鬼卽刀擊

種種不祥矧值二麥未登略民穀種書曰莫作無  
益害有益此三者言之甚微爲害甚大若得總頒  
嚴示責成捕倅若曰今以後有復聚衆說法醮金  
演戲及迎神者毋縱縱卽捕不職蓋此故捕事而  
敢瀆清嚴者吳人習慣倅卑不足警重以台旨始  
聳觀聽則安民卽以弭亂力疾饒舌不覺累紙皆  
庸腐可嗤又素不善楷草率失次不勝悚惕之至



答蔡僚庵書

數載神交。昨始得瞻道範。既聆雅誨。則舉平日無  
 鄰之歎。一朝頓慰。嗟夫。士大夫厭厭暴棄。置學不  
 問。此正因輕視此身。不一省發耳。此身父母之遺。  
 以不聞道而老且死。是輕其父母也。重父母之身。  
 則必求聞道。求聞道。則必講學。或曰。學矣。曷用講。  
 曰。講學之憂。開自孔子。且所謂明辨也。又學而無  
 問。則不明。台翁所教。首舉修德徙義。斯固人倫大  
 經。可一刻緩乎。或曰。時事亟矣。此非從容握麈時



知身堂集  
日事錯由于理昧。平日見理清則御事自整整者。條理也。講明條理以應事。夫豈有錯則尊諭。蘇城放生諸會。正不屑與比興廢。所權輕重斷斷。以言行合一。實可見之行爾。不肖孟冬扶病走紹興。請教劉念老先生。便坐春風中半月。劉先生名其社曰證人噫。蓋云非是。卽非人也。子曰先行其言。由是言則翹首士林。而不知學者非人。翹首士林。曉曉講學而不慎厥行。反貽小人指畫者。益非人。台翁從事有年。交遊先輩名公者多。慨然發此曠論。

吾道其昌。吾鄉其振。乎華鳳老近地之尊宿。弟心師有日。當共推主盟。若不肖鄙陋。執鞭以從。敢如台旨耶。



答章拙生書

接翰悽然以悲。既則色然以喜。悲老兄所遇奇窘。喜老兄信道堅。不受遇抑爾。理學一宗。雖如日月經天。然今日不絕如綫。其蠅營狗苟者。無論至于跳越者。有二家。似是者有二家。一曰文華。彼自負爲才子。顧法言法服若仇。次則謂不暇傳習。一曰功名。彼汲汲進取。視儒教迂遠。若謂有權術。可以濟時應變。此跳越者也。然我得以證諸聖人。考諸先王。一言蔽之曰。修辭立誠。則文華之士當漸服。



知長堂集  
我明其理數。察其事爲一言蔽之曰。貞圓幹事。則功名之士亦當漸服。若夫似是者。奉天竺爲大師。援禪宗以資辨。其說汪洋。其旨虛渺。凡高明之家。胥溺而不出。世無昌黎。誰爲闢者。害一也。講學舊有標榜。始交不慎。便爲不肖淵藪。高立名聲。卑汚昏夜。所行非所言。所言非所得。或借爲仕宦終南。或用爲干謁香餌。既使他輩口實。適爲正人心傷。斥之則彼固講學。恕之則彼惡彌滋。害二也。二害者。竊講學之罪。甚于逃佛。今吾鄉幸置學。不無可無此憂。但仁兄孜孜倡道。當預爲後計。語云。源清流清。源濁流濁。故弟言行合一之說。庶堪持久。未識台旨以爲何如。正希兄弟骨肉年友也。彼非學乃佛耳。弟不能正之使學。而彼乃屢引弟從佛。每發一慨。台意如欲興起吾道。願于源流嚴密。不肖病軀。敢不執鞭以從乎。



答龔子書

晤對踰時。高明之氣。觸類引伸。所恨者。不獲留此。信宿盡所欲吐。不肖寂伏海陬。因病得靜。適因靜得覺。雖于聖賢大道。茫未有省。若世間碌碌得喪。及禍福安危。差已嘗歷。故見之似迂。習之且澹。為世老生。今年丈負駿聲。立遐志。乃俯尋所謂老生者。謬加推置。施者重。當者媿矣。天地生才不易。既生才。卽日夜望其成。不啻父母之望子。世教衰。急趨功名。上者耽文章。不知功名是才子餘事。趨亦



得不趨亦得與其趨也。三公曷貴。文章亦才子餘事。天地生之所期不止此。若耽而畫。縱司馬相如。不過臨筇遊客。西蜀文人何足繫輕重。所以不肖絕去兩端。專事理學。非絕功名與文章也。絕功名將絕經濟。絕文章將絕經史。經濟絕世何由治平。經史絕世何由聞見。但理學中兩者具足。離之則爲枝葉。不肖正絕去枝葉。專務根本耳。年丈文名在天下。其反而求之身心。一轉盼弘儒矣。兩程子及陽明未嘗不教子弟應試。未嘗不教子弟讀書。

作文至于字句商確。反復不苟。蓋必如此。斯謂之成。斯不負生才者所望。不然。總謂之無成。亦總未盡所生之才。負生才者所望。則吾黨可不審所自擇哉。接札見年丈屬意珍重。不禁媿媿。要是常談。唯常談所以爲老生。幾時握手。拳切拳切。



與王原達書

今從足下所為者。呼為佛。恨足下所為者。黜為邪。  
 余皆不謂然。黜為邪。則今談詩書。肅衣冠者。其行  
 事未必盡勝。緇流何以獨于足下。嚴詆則不足以  
 服足下之心。呼為佛。則今抗高座。以至托鉢沿門。  
 稱彼家弟子者。皆髡髮禪具。謝一切人事。何以獨  
 容足下作俗狀。則不足以厭高明者之心。今平等  
 為足下等之。凡人學問。各隨其性所近。足下嘗語  
 我。上乘人。其根器自別。則足下具彼家上乘根器。



無疑矣。反足下之夙因而強之。以三綱五常修齊治平。是猶責醉者以卒度繩。狂者以周行受者。既必不省而語者。徒勞無益。今以兩端爲足下請。一曰。毋欺爾心。足下竊我儒緒。列黷序。食廩餼。有名聲于時。乃竄而之。釋明語人曰。孔孟之旨。止見得佛氏一邊。及問膝行奉教之和尙。則水行榜艦。陸行張蓋。我于孔孟。未能萬分一已。克落枝葉。居恒出入徒步。所乘舟僅席大。彼之灼了諸空者。先不免于僭妄。得母又下轉語曰。榜艦是不榜艦。張蓋

是不張蓋乎。且津津要人漠漠齊庶。嗟夫。原達爾如不竊儒緒。有名聲。則爾固和尙。漠漠之一耳。故願足下削去凡髮。專此精心。既不誣儒。復不誑佛。卽于彼家爲揠苗。而于吾教爲去莠。則所祝者一。一曰。毋亂我俗。鄙儒嘗習禮。禮男女異長。不雜坐。不親授。不同梳。柳巾櫛。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所以別嫌明微。今足下招致野狐。沸沸稠溷。聞女多于男女。少者多于老夫。男女無辨。則亂非吾邑。素號禮義。鄙儒復積有苦心。一朝敗壞。不可忍言。



足下又明語人曰非此則布施不廣斯又下同負  
販故願足下主持禁示概絕女踪若能淡飯黃齏  
卽是成佛作祖則所祝者二由前之說精言之亦  
曰毋近名由後之說粗言之亦曰毋近利我無外  
求故不佞佛我無苛求故不闢佛語頗平等惟足  
下裁度

答劉念臺先生書

采負笈上謁本擬日夕函文少闢荒塞而資鈍質  
劣難受提命不敢數數溷竇雖老先生教施不吝  
頻加接引乃頑心如故重自愧益重自惕矣扇頭  
訓辭用銘心府刺刺奉承永矢勿替當令錄諸別  
紙莊供陋室則懷袖以之宴言以之及堂懸嘉額  
又瞻視以之婁水之湄惕若山陰庶幾不負門牆  
乎慨絕學莫振名言漸杳有其言又不足徵行惟  
行不足徵則言愈玄遠先生身任道統言行合一



可知可從。采千里遠來。謹遵朱子主敬之說。期以躬行爲歸。以致知爲學。則不惟朱陸無大差。殊卽陽明亦無特解。蒙先生謂不甚悖。輒加啓迪。夢寐省佩。難以言諭。正懼復悵悵。冀明春趨侍。爾旨酒飽德。香柑馥身。卽物思教。曷勝拳切。意長紙盡。惶悚惶悚。

知畏堂文存卷二

周禮合解序

太倉南郭張采著

周禮廢興。賈氏序之詳矣。其後陳俞諸氏。取大司徒。裁半。復盡。小司徒。移補。冬官。夫冬官卽匪考工。記可塞。然難襞裂。五官以疑文虛說定。故勿謂冬官不亡。散見五官。第使冬官旣亡。或守茲闕文。可無負鄭杜。今制不列學官。科舉之士。無屬悠悠。漫未得專家。余擬合鄭註賈疏。嚴定取舍。其後儒



知長堂集  
詮述芟柞就耜用翼古本。而因仍不果。所以然者。相傳王安石用周禮亂天下。乃考安石嘗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楊中立先生攻其詩謬。作周禮辨疑一卷。此二書者。邪正治否判若蒼素。得此叅稽。則紫陽先生所謂周禮廣大精密。庶以探追意旨。乃家乏藏書。無從索借。又恥爲經生章句。聊爾姑置。適賈人持友人所纂周禮註疏。旣卒業。嘆曰。嗟夫。周禮久受汨亂。總成錯簡。今是書也。行康成之學。

將還舊觀。且于諸儒移置者。仍標著失次。益令正經顯白。但漢唐註疏外。旣間及諸家。卽不得專名。註疏因題曰周禮合解。亟令廣布。使通經之子。知古本所繇。更約略易習。曰。然則冬官遂亡乎。曰。賈氏云。秦禁挾書。而其政酷烈。與周官反疾惡特甚。欲滅絕之。故周禮最後出。余以爲冬官之亡。又不盡繫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按冬官所屬。皆應經理畝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蕩沒。蓋戰國時固不可詰。况于漢武之世。又况于



今日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而今問之中秘。復云無有。然則古今典廢。豈人所能主。而欲強生填續。陋矣。故予謂闕冬官。以安古本。猶之春秋紀夏五。無怪也。

### 春秋三書序

三書者。我友張子讀春秋所作也。曷云三書。一曰列國論。天子畿內稱京師。序周卽不得言列國。統名之者。畿內亦可稱王國。故得當篇省文。其書取春秋紀載。分國綴事。終一君。則爲考經傳。嚴褒譏。如列國各有史。列國君各有傳者。義指希通。是則張子分之。以明經。一曰諸傳斷。左氏親承經。昔公羊穀梁。受自子夏。宜左有專據。而漢時公羊穀梁。先立學官。左最後顯。迨何杜范三氏註出。庭戶稍



一後儒又以註學簡脫就各註立疏旁暢則是各  
爲三傳已列九家宋康侯胡氏排黜衆見特尊聖  
經我國家經術設科獨取立學官置博士弟子  
惜乎制舉家襍績章句等於射覆經學頗殘矣張  
子指摘諸傳明具異同總一年中是否務取經通  
不隨傳惑是則張子合之以明經一曰書法解春  
秋書法不一尊周則卑列國內魯則外列國有一  
事同詞一事殊詞因有正例有變例義旣參伍則  
皆得徇傳誣經復泥經叛註張子比事分類倫春

條目仍會新舊羣說次第簡端乃平理裁中攸歸  
至當是則張子分合一致以明經此三書者左右  
往賢綱領來訓使天假之年刻期可竟不幸短折  
僅畢強半張子于經沒身已矣今就所屬稿凡列  
國論已完書其傳斷中缺文公後缺襄公以下僖  
公亦間缺數年書法解僅見一首悉出公世表厥  
苦心脫嘲凌落則應之曰昔橫渠先生爲門人雜  
說春秋其書未成今說春秋者未嘗不引橫渠張  
子書成累冊信其必傳夫復奚辨惟國家崇重



六經諸功在訓誥。咸得俎豆。官牘獨張。子音沉響。過績茂弗章。意謂源流不差。將傳人繼起。經明之士。當有感於斯篇。

綱鑑學觀序

仲超吳子之博通。前敘兩漢文已舉其槩。若長卿久負尊宿。兩兄弟盡淹雅之量。領取天樂。致足欣慕。茲集古今事紀。自伏羲汜勝國。恣騁家學。輯錄成編。用晉人卓犖觀書語。名曰學觀。書成。屬余敘。余于吳兄弟稱小友。雖病廢筆墨。輒復獵喜。因敘曰。科舉業行人。諱史學。徒事造次之華。以當彊記。及帝王興廢。兵農禮樂。與夫九州四夷。班班可考者。譬如夜行。夫由科舉服官政。將以有爲。前之不



知後且何據。溫公作通鑑。合劉攽。劉恕。范祖禹諸人。復歷十九年而成。公嘗言。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史學之難若是。考亭因通鑑作綱目。大書特書。同于爰律。然則通鑑不敢續春秋。迺接左傳。綱目則純乎春秋矣。作自兩大儒。後人復何加。但兩書始于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前此惟史記云。備而紀表書傳世家。各具年月。雖當篇甚悉。卒難一貫。嗣有劉道原外紀。多取緯識。未盡雅馴。復得金仁山前編。卽蒐採稍狹。頗云

嚴整。至後周以後。國朝李文正。丘文莊。薛方山。三先生。相次纂集識者。猶嫌絀漏。要之著書。旣難創者。尤倍詳其義例。夫豈小補哉。兩吳兄弟。成是書。厥有所由。蓋仲超平時註汲冢紀年。考經證史。斷絕紕繆。長卿則緝歷代宰相事實。曰相譜。兩宋先有專本。夫紀年起三代。止魏哀王二十年。適足備馬朱所讓。而國家成敗繫宰相。宰相之事實。章則兩宋當同。星日足續馬朱所窮。故縹緗無幾。而倫脊有要。學者先讀是編。放于通鑑綱目。庶不曠



等以比少微江氏而下何如也

陽明要書序

采性有所懲每友人期講學輒不應則曰且事躬行曷用講然于宋先生諸書及國朝諸先生語錄私竊櫛比頗受規訓至陽明先生集以為功夫簡易真切尤所參辨則嘗慨先生之教明浚各半者不因枝人詆訐殆繇雷同者衆和聲附影懷識見為良知自背師旨先生固云無現成良知又云良知須實踐又云宋儒制行足以取信非空言動人則知先生精微謹慎初不欲以高明相詡且其



說非頓悟。初參二氏。繼見節義瀕危。幾歿而後得之。子弟卽不必如先生沉玄證寂。如先生建言受杖謫。苟無乾惕憂患之心。而云良知如是。安可誣也。至於兵事。今人動引先生似可依倣。不知先生學有體用。不以功業表見。卽其旣立功業以後。門人有問。皆默而不荅。則先生所云論治。須求根源。不當從半中入手者。此意可謂明白指示。故采習讀先生全書時。有論說復一言蔽之云。先生教人致良知。而述先生之教者。止言良知不言致。譬如

衣在笥。食在案。終日說衣食。如不衣之食之。畢竟笥案間物。何與人事。采因隨處指點。圖有起發。若夫一傳幾流。爲利達。則先生自滁至南畿時。已深自悔。故教人惟以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而貽累師門者。實有其徒。擬取羅念菴與王龍谿一書。參列簡末。令學者知守身修德。不可虛飾。蓋以田間閔力。得輯錄成緒。遂欲登板問世。質之勝已。而發交陳子。投我印本書六冊。曰陽明要書。且屬爲序。開函時。自念識力不及陳子。從事歲月



不及陳子我所輯錄得母作士衡三都賦否。亟加  
審諦。見其當篇所次總序一首。凡例四首。小序八  
首。歎然曰。陳子進我人苦不自知。我掩卷退矣。卒  
業益嘆。陳子有功先生。并有功曰。仁緒山輩。蓋芟  
其枝。復條其目。類使凡觀遺言者。注視卽得綱領。  
復截去雷同。小疵大醇。一一標見。苟中無權度。何  
能如此稱量。迺余所志幸者。余于先生序刻。朱子  
晚年論定心不安其說。而陳子反復論其失當。予  
于先生荅門人問。吾與點也。謂似過。駁伊川。而陳

子亦不以爲然。余嘗論先生五十八歲不沒。學問  
當不止此。推之孔子七十以後。盡然而陳子亦以  
先生惜朱子者。惜先生其餘符契。觸類殊多。又余  
較先生年譜于他書。分載錯綜互見者。約略爲陽  
明言行考。而陳子卷後有遺言逸事一編。十同七  
八。余非敢攀陳子以自高。亦謂心同理同。思之卽  
得。是集旣行。絕學昭布。人知適歸。卽可不有陽明  
其始。陳子講學之書矣。



陳大士集序

文章代有風規。生其間者。日隨流平下。則勢必極而之窮。窮迺思變。于是有主變事者。起而更張。雖大端文質兩家。然審氣度時。扶持衰敝。固非常材可任。大士當萬曆間。其時溺于科舉之學。戒經史無問。稱古文辭者。或在山間林下。謂非儒生所應為。既丹黃家。取唐宋諸名集。量以已意。分章辨格。甚于秦律。遂使文心沮喪。騷雅斬然。大士以博綜之材。權衡今古。凡所為文。不限篇目。伸情引氣。注



達而止。其時執初成。習科舉者。怪不敢視。久且姑  
置。我社諸子。章而明之。方我社推大士時。凡高明  
之子。多不安其故。心機旣動。故一呼不應。今乃得  
輯其所爲。古文辭以行。余旣卒業。而致嘆曰。此豈  
一流之識。中人之勤勉者。可庶幾乎。嘗記大士點  
次。二十一史。不踰三月。人疑其略。則應曰。第簡漏  
否。諸君自鈍。我橫看爾。蓋大士天分殊絕。往曾序  
諸行卷。繇今而思。君子生斯世。以一人服天下。以  
一人自足之學。舉數十年不謀之道。使所積不厚。

卽厚其積。而天之所與。不百倍。怕人亦不能四周  
大就。故大士之文本。從容有常。而教人輒云。古削  
削之。云者。謂膚澤不著。思理內足。爾難者。以爲秦  
山之巔。非可宮室。其若高危。何大士云。奚必宮室  
獨不聞。龍文五采。仰在天上。其立論如此。有與大  
士爭名者。大士語余。頃見其構文。爲稽古事。案累  
舊本盈尺。如此人。可以厭天下。否卽其立論。與其  
論人。則知大士有功於文章。凡讀大士集者。可曉  
然于變事所主。無致疑文質之數矣。



本意入味此八西以風天正否明其正命與  
 山之離其西宮室其葺高或四六士云矣必  
 剛柔不剛柔文五采時春天土其之命收此亦  
 大士之離其西宮室其葺高或四六士云矣必  
 剛柔不剛柔文五采時春天土其之命收此亦  
 大士之離其西宮室其葺高或四六士云矣必  
 剛柔不剛柔文五采時春天土其之命收此亦

黃敬渝測時十論序

或曰。治亂有數。君子不敢委諸數。曰。由人。又不敢  
 委諸他人。曰。由己。惟己性通人物。惟盡己性贊天  
 地。故道合內外。今談家謂平時學道。多事時學經  
 濟。無論經濟不可學。苟弗依于道。禍將靡極。殷浩  
 房瑄。其猶小害。余病廢數年。稍悟此指。黃子敬渝  
 來。出示測時十論。大要主于無欲。夫聖訓有欲不  
 剛。儒云無欲可行。王道黃子修詞立誠。尊王黜霸。  
 秩秩乎尚矣。讀過。肅穆以敬。賁厲以起。則感慨以



知身堂集  
悲嗟乎。黃子全乎經濟。全乎道。實見已通人物。已  
性可盡。故勤厥圖恤。如謀身家。黃子道行山中。庶  
幾衽席乎。因坐置案左。復出入懷袖。丹黃所及。且  
亡隙楮。雖添蛇足。亦徵吳楚遐隔。心同理同。則此  
道不非。當有聲應。黃子且行拜受教。再拜治平矣。  
附評語  
立本篇略曰。治天下必儒者。又曰。儒者之道。將  
相之道。一言蔽之曰。無私。盜賊挾私。惟無私可  
以制。以私攻私。謂之益亂。

評曰。我心止一天理。出天理則人欲矣。盜賊者人  
欲之極者也。惟天理無私。故能制人欲。則惟儒者  
存天理。故能制私。逞之盜賊。孔子言仁曰。克己。他  
日曰。我戰則克。明乎已克。則克戰矣。如盜賊皆我  
民。牧民者以私致盜賊。苟與以無私。盜賊固我民  
也。今日以私攻私。是以盜賊攻盜賊。豈非益亂。斯  
言出。亂其遄已乎。

藏用篇略曰。無欲之迷。易釋。有欲之迷。難訓。又  
曰。以無欲之中。救天下。不可以有欲之事。亂天



地又曰。君子隨分自盡。又曰。盧宜興九台告人云。我十分精神。七分調停宰輔臺省。一分消耗簿書。盡力盜賊。僅二分餘耳。若得五分辦賊。亦不致猖獗。

評曰。何謂隨分自盡。所謂先自治也。有救世心。無功名心。有救世道。并無救世心。有心卽功名矣。如盧九台固我鄉救世者。且實能辦賊。所云七分調停。或憤辭。當不爾然。卒致血戰。歿血戰烈矣。歿則何裨。故曰。枉尺直尋。而利不爲。儒言斷斷鄙謂不。

辦賊則已。辦賊則十分精神。豈有他及。設宰輔臺省。向行間薄責。則葛巾徑還。若欲以七分調停。作生路。不知三分不到。適得歿法。不如一意爲安。一意則行藏在我。而後可以言藏用。

知時篇略曰。國家有大事。有幾事。又曰。國家失三大時。故禍烈于今日。又曰。惟知時者知人。惟知人者救時。

評曰。不知時不能藏用。故有大幹力而不効。出非其時也。自負謀策。而適僨覆。不中時所急也。今世



請無以管葛程才。安得清心有識者。圖治則三四分才。可當十分用。蓋惟識能先。卽三四分識。可當十分才。惟心清之識。能應也。篇中三大時。往日何嘗以爲失。亦何嘗以爲時。如知爲時。自不失矣。然時雖難得。易失亦非一失不復得。竊謂日日有時。事事有時。人人有時。孟子曰。待時復曰。及是時。正恨人不知。恨用人之人不知。爾用人之人知時。則知人。此固璣衡哉。

習務篇略曰。氣節盡于門戶。則氣不足。思計耗

於田宅。則思不遠。嗜好狃于聲色。則嗜不堅。

評曰。田宅聲色。一輩不足較。若氣節盡于門戶。殆由原本不清。名心重。則無益害有益。真氣弱。則因人而事不成。醫家治疾。輒云痛癢易。頑痰難。今之不習務。漸成頑痰矣。敬渝豈屑爲庸流。發願實用心者。各參懷一二。

盡人篇略曰。堂上換一新總督。材官車騎。與賊舊相知識。技固止此。又曰。今大患在要害。郡守州邑長。不得其人。須大威福。寬以歲月。舉廉勇。



方略者。布滿險阨。又曰。一人盡職。則一人之事。成。十人盡職。則十人之事成。

評曰。一人盡職。則一人事成。十人盡職。則十人事成。合之則事無不成。天下治矣。其原必由自盡。已職始。毋以他人不盡職。懈懈則交委。職將誰盡。如最要莫若守令。然豈一二守令能卽辦廉勇方略者。布滿險阨。則勢有呼應。寬以歲月。則地漸習。人漸歸。功有究竟。今徒急帥不急守令。不知帥殺賊。守令牧民。帥所殺舊故我民。守令所牧。今并及賊。

從容布置。效當不遠。但撫字與催科二道。牧者方撫字。而上切催科。是以殺行牧。殺民且殺守令。又與任貪愚玩儒者何別。此尤不盡人之大者。若所云堂上換新總督。余謂堂上何嘗換新總督乎。克貪篇略曰。斷斷之人。清人也。清則智。媚疾之人。貪人也。貪則昏。又曰。有司之貪。不熄流賊之禍不止。

評曰。有司之貪。不熄流賊之禍不止。讀之不覺淚下。嗟夫。國家何嘗有流賊。皆有司貪致之。然有



司何以敢于貪至此。彼殘破處，貪有司吮血吸髓，所聚盡爲賊有者，無論其他陞轉及罷歸，抵家不待十之一，此十九將安往。曰：貪有司恃此十九，故得十一，所得不過十一，而民間血髓且盡。國家三百年來疆土皆蹂躪，貪有司罪可勝誅。爲貪有司所恃者，罪可勝誅乎。敬渝論人，則曰：清則智，貪則昏。余論事，則曰：智則清，昏則貪。卽如貪有司所聚爲賊，有必以身殉等而上，可推矣。噫！蓋省諸練民篇略曰：民不敢爲非，則民皆可以爲兵。

評曰：難言矣。致民不敢爲非，必賴賢守令，而使賢守令致民至此，必賴賢撫按監司。何能人盡賢，又何能十五國之郡邑以上人盡賢乎。振裘挈領，厥有其道。則用人之人，可泄泄否。噫！難言矣。省事篇略曰：欲精兵，先富兵；欲富兵，先省兵。又曰：加派省則正餉無逋欠，加派省則官吏無按括。

評曰：凡事有機，得機則事自省。卽如加派一節，本以催科急，貪有司奉行不法，致我民作賊。其機正



在擇有司。量緩催科。不此之務。乃加派以恣貪。一邑破。既失此邑稅。又調數十邑稅。以圖靖勢。必我民盡賊。後已。如精兵先富兵。富兵先省兵。似矣。然不精帥。則有富帥。決無富兵。且帥但不省餉。何嘗不省兵。而欲精帥。又當問用帥者。此之謂機。此方得省事。每思國制。兵敗稱失機。則凡事不失機。卽戰勝。亦不戰。屈人矣。

求成篇略曰。權不可見。亦不可學。以誠爲始基。又曰。隱其權而不泄。存其誠而不貳。遇天下無

難事任天下無險物

評曰。斯言最要。世每誤苟且爲從權。曰權不可見。亦不可學。以誠爲基。此非不尚權。乃真能權爾。至誠居易。故無難事。不行險。故無險物。若從事物用力。求成未有能成者矣。

忘功篇略曰。宰相不忘功。故天下朋黨歸之。朋黨之禍。抵于宰相。蟠結于臺省。

評曰。功且忘。况乎利。然勿驟言太上。則謂忘功。當先忘利。忘利則心清。心清則虛。自古虚心之人。常



自以爲無功。何暇植黨。唐李德裕極言朋黨。西山  
真氏抑之曰。我以朋黨議小人。則小人亦將以朋  
黨議我。必如裴晉公云。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  
同惡。斯爲得之。則欲化朋黨。第明君子小人。而君  
子小人當明其實。毋徇其名。嗚呼。乃介治亂哉。

### 慎爾齋詩稿序

三百篇而下。詩難說矣。歸諸聲音。與文章判隔。又  
強立庭戶。使世序截如。則義理不洽。將風雅流競。  
昔人謂詩文有騷賦。猶草木有竹。禽獸有魚。抑詩  
之于文。先已類是。審其大致。可以罕譬矣。夫詩者  
思也。本諸性情。思固不可窮。性情復不可矯。故學  
詩。未有能詩者。推而學古。誦讀敏。則心路開。而思  
來。進而學道。知識明。則心氣和平。而性情正。思來  
故不窮。而之殆。性情正。故不矯。而思亦無邪。所以



勞人戍婦性情至而思通。榛苓草蟲性情貫而思引。聖人列之六經。謂與觀羣怨。可以事父事君者。豈欺我哉。與游王子。故通經不以詩名。于詩有源流。不名一家。偶所托寄。則發為咏歌。有顯而直者。有微而曲者。有廉而不剝。豐而不靡者。有稱文小而指極大者。有似怨如載馳。似疑如二子乘舟。似嘲如簡兮者。以意逆。皆三百篇遺則也。王子深乎詩教矣。王子潔已杜門。遠勢利如刺。箋經論史。常自有定課。文在韓蘇間。暇則植樹栽花。陶然閒適。

白駒之詩曰。于焉逍遙。又曰。慎爾優游。豈其似乎。嗟夫人孰無思。孰無性情。心有他用。則性情與思。因之而移。故疏家以二南為正風。邶以下為變風。而孔子蔽曰無邪。則知風有正變。而性情恒一。蓋心統性情。思固其官。心存則三百篇皆受量。邪且自閑。知此。斯可以讀王子之詩。可與言王子作詩之本矣。

附王子小傳

載太倉州志文學傳

王志慶字與游。臨亨子。居崑山。少從兄志堅志。



長學有家法。時兩兄負高名。志慶參起。人稱一鳳三雛。弱冠好詩歌。作詩歌卽風雅。好讀史卽作史論。上下古人。左氏班馬書及通鑑諸集皆上口。不得志。游大學十餘年。中丁卯鄉試。志慶書癖。窓几明瑟。用翰墨必尤良。晨夕手一編。有嘗課兼樂花鳥。罷書輒自灌水調食。緝東郊先業。曰丙園閒適。其中每連月不歸。三兄弟孝友。志堅。後居郡。與志長比屋。終身相師。友無間。年五十二歿。張采曰。王子長者。性誠篤。與人交有終始。固不專文學。但名其習爾。每見他人求聞。不得。羨王子。一日當一年。余謂能遠勢利。則自閒。不厭學。王子。一日得乎。



西銘近集序

此我亡友張子遺集也。不名遺集者，先是張子哀其古文辭比次連類，名曰近集，授諸書史矣。歿前二日，猶手執讐較，則後歿者不忍有芟益，故仍其自名。工竣，開覽橫涕，已三嘆曰：天於張子，謂之何哉！富以才，賒以志，獨嗇其年，使才不竟，用志不麗，業倏忽莫測，以歿。則所以生張子者，奚居？張子結髮讀書，抗言忠孝，嘗思簪筆柱下，策天人治安，庶幾傾否保泰，適官吉士，交遊賢豪，遂欲有所發舒。



卽口語不能無上下而赤狐黑烏且逐逐其側張  
子曰君子幾不如舍於是將母歸歸發所度書可  
萬卷哦咏其中數年來自纂輯經史諸集外凡所  
著篇什已一再成集矣今學士家刻意論議輒閉  
門構思方其經營慘澹人影擯絕而名山矜勝嘗  
味一嚮張子曰高起夜分後息起卽坐書舍擁卷  
丹黃呼侍史繕錄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輩不暇  
給又急友聲書生故人子挾冊問詢無用剝啄輒  
通坐恒滿四方尺牘且咄咄酬應而張子俯仰浩

落未嘗踰時廢翰墨今閱茲集者第見儀觀都美  
愼靜爾雅復按節度字周情孔思欣此良工敦琢  
抑知皆得諸廣坐對客談諧繁溷之下者乎倘假  
之年申厥才志將備顧問佐論思次則屈軼指佞  
蹇蹇螭陛爲一代名臣豈僅文章顯卽文章龍門  
而下張子曾不謂極方擬修宋元二史編集本  
朝故實成一家言傳之後世而竟止此天其謂之  
何哉狀文章不同祿位非狐烏所能厄天下萬世  
自有知張子者如知張子實不專以文章推則亦



可無復問天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可無復問天矣', '文章', '君子', '勤勤', '為此也', '噫此', '可以知君子', '所以自處矣', '君子思天', '之生我', '也將以用我', '則無一刻', '可以逸其身', '與荒其心者', '是故遇不遇', '皆有分焉', '循分而求之', '蓋未可苟暇也', '子強兄弟', '連不得志于公車', '將如世之好諱田', '畝經紀家室則']*

朱子強蒼崖子序

蒼崖子者我友子強氏所著書也。子強兄弟讀書積古。端身脩行。內事其親。外交天下之賢人正士。于于一門。和敬相足。可謂順矣。此豈有所為窮愁不得志於時者。而勤勤為此也。噫。此可以知君子之所以自處矣。君子思天之生我也。將以用我。則無一刻可以逸其身。與荒其心者。是故遇不遇。皆有分焉。循分而求之。蓋未可苟暇也。子強兄弟連不得志于公車。將如世之好諱田畝。經紀家室。則



性不存焉。抑專事菟文。同諸經生。固餘及之。且無庸也。閉門靜息。發悟成章。措辭爲典。一篇之中。一字之內。包舉大全。不遺小目。蓋前此。后此。莫或與京矣。然則其于君子之道。何居。夫君子遇則以行。不遇則以言。以行以言。皆所以有立也。有立所以有終也。今之人。徂目前之便。鮮終身之計。是以名湮實隳。不足存錄于天下也。子強所得于經史百氏者。既浸浸矣。觀天知天。察地知地。其于古今治亂興亡。與人生窮通榮悴。無不通微達幽。全明足

智。卽今取內外諸篇。一再詳繹。蓋理主自然而法嚴勸戒。振振乎儒者之訓。非如諸子之立說也。余食祿其土。初焉聞之。曰名士之言。不張有司之罪也。是書也。成予爲子行之。既通問天。如及天如序。至而俗吏荒悖。遲之又久。既蒼崖子已自登板。或曰張子輕諾。或曰張子貧俟其祿所餘。未皇爾要。我兩人各有以自處。不必明告諸人也。



堵子仲緘哀吟序

堵子仲緘既成進士。痛其少居祖若父喪。未知備也。曰猶闕焉。爾請假歸。不旅賓客。不御庖宴。煢煢制廬。激楚成音。識曰哀吟。嗟夫人子于親。生則慕沒則思。思而不得。則哀。堵子去其喪幾三十年。而依依野次。含辛吐懷。其于親益終身焉矣。或曰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畢。先王制禮。弗之有過。堵子於禮何居。曰此禮意也。堵子為孝子。石齋先生論之詳。夫小祥大祥。禫而即吉。不如是。聖人弗安。行



道之人亦弗安。故制禮以安人心。堵子曰。我往雖  
衰麻在身。莫之致我情。三年不足一日。茲未麗王  
事。密爾松楸。若或見聞。庶幾以求安。於是枯桐遂  
復華。噫。此與王偉元墓前栢。古今一致。則哀吟奚  
啻蓼莪。幾何不涕洟。廢讀也。竊慨喪中食肉。遺譏  
座上。遣婢合藥。誤覆錦被。困頓士林。梅梅爾爾。昔  
人所重。如斯近世。絲竹不廢。經粗存。安望榮華  
之日。發兒孺之戚。且東晉禮家。亦設追服之議。則  
堵子於禮。又非直行意。聞冲字先生。易簣執堵子

手。誦樂正子下堂傷足語。夫令名惡名。本諸父母。  
故孝經曰。全歸。曾子曰。知免。則先生豈以牖下訓。  
苟義利弗明。卽期願稱天。堵子爲郎南部。近理權  
事。皆著素行。小大必求諸道。其自處審矣。卽無是  
舉。將不得爲孝子哉。



本集不除錄去其詩  
 非皆存秦許水大  
 分秦保其開唱應  
 對善賦曰金體曾  
 手隔樂五下堂易  
 夫令各要合本清  
 文製

大士之燕草序

方余行大士古集凡綴文之士人置一冊擬為方  
 規或几案間不備即謂不可以道古交相譏訶大  
 士尊于時如此夫世豈盡知大士者文與實與如  
 一闕然則積致爾矣既大士名在高第賈人益為  
 奇貨以續事請余語賈人大士每云賣菜求益此  
 乃近是且文亦何容易如集推韓柳今合兩家全  
 制落去詩章于大士二不當一太士前集既增高  
 古人行幾時復克成部又進士羈邸何從事文事



隨流逐旅。一日四時馬上。忽忽廢失。况在高第。且有名。抑如大士者。曹公匪有。四目兩口。但意智勝。而人爭欲一見。則食有不暇。我固知大士無以應。賈人乃大士南還。以古文一冊授伯宗。劉子且曰。仍令張子行之。余得伯宗郵至。冊較前三之一。因嘆智迺出。賈人下。非予智不及。賈人予固恒品。以已量。大士遂失。大士夫。大士豈直不可。恒品量。前余所序。五官兼舉。史家不僅見。則無論近代。草名之。燕明半歲所得。半歲中。寧擴絕人事。經營慘淡。

殆就語言酬應。具有文理。似文章在天地。聽大士。携取爾前。此大士不作詩。章集中不載。茲及一二。已凌魏驅漢。善哉天如論詩。予嘗語天如。我終日咏詩。不能一字。云何。天如云。多讀書。則自能。今于大士一徵。嗟夫。世不盡知大士。寧第古文。今時。菑選本。且十餘家。抑知大士時。菑其全部歸余。未見余家全部。而輒云選。奚啻耳治。余于是有會稿之役。會稿。竣合前後古文二集。縹緗成冊。以擬韓柳諸家。孰優也。



陳大士稿序

大士尊于天下。蓋二十餘年。然其為天下師。知與不知。皆稱先生。列弟子。則吾社諸子之表章。不可謂無功。即大士語余。未嘗泯沒諸子。以相高。嘗指其胸云。此處有心。殆不耐欺。夫大士云爾。而名乃日尊。則大力有言。名者自外為奉。辭之愈來。爭之愈去。若夫貶人以自勝。敗人以自成。文名不必得。蚤有失厚。傷義之毀。斯言甚旨。有詆呵大士者。大士有言。吾輩如山中之鶴。無意爭人間腐鼠。獨表



其聲爲清高。猶欲殺而烹之乎。驟接此語。可爲惻  
惻。夫大士固非一代之才。其爲文。辨明起日。沒需  
火止。中間可得三十五六義。余訪其寓室。見橫據  
一几。卷篇分積。丹黃之次。復不廢酬應。殆似五官  
竝舉。乃聞于人不盡爲信者。斯誠罕事。人見多不  
見罕。則爲姑妄。固宜。大士生平無師。五六歲時。尊  
人流寓閩地。教授童子。一日呼大士授書。已歷成  
誦。驚問。則云。聞童子聲耳。治爾七八歲。至外家。見  
亂帙中毛詩一本。亟攜歸。時尊人督令守田山下。

防飛鳥食穀種。大士卽携毛詩至山下。三日通全  
義。隨能駁難註家。其天質如此。年近三十。始爲諸  
生。未爲諸生前。窶甚。其嫂氏刺苧以佐。每立文限。  
刺苧一縷。成文幾首。飯熟。文幾首。湯熟。文幾首。相  
鬪爲戲。輒不失度。一日予宿士業齋。大士同禹符  
佐之伴。連床對語。數其平生爲笑樂。又大士精史  
學。爲日不多。已盡二十一史。人詰之。則云。爾簡有  
漏。義否。予所謂橫側看者也。復氣力過人。方釋卷。  
卽舉重作。一切不避名在天下。從未嘗有矜色于



大力文止爲最深。嘗自評其文曰：此義惟大力知。我予每云：大士大力足稱兩大。麟士云：大士非字實其化身。臨川蓋補陀矣。予遊臨以諸生服見予。曰：某以吏來。予滋媿。大士毋庸奴我。大士笑而諾之。後常服對則質疑義。談古今凡所稽核必徵人。徵地名實不遺。恐人議之。輒曰：以私干令君者不。男子蓋曠日在見予。二子士鳳年十六。士驥年十四。試之。鳳一日完十四義。驥完十義。予函其文示天。如曰：見兩郎知大士非假。此亦罕事。足以破疑。

追予小草歸。大士以文贈予。絮絮幾千萬言。予歸不數日。而大士登賢書。夫大士之才。毋論今日無。偶前此後。此當絕倫輩。則需時而發。理有固然。歸後。大士亟憂予貧。貽書云：古稱兩袖清風。今袖安在。廉吏又安可爲。予復云：貪之得貪。廉之得廉。各有沾沾自喜之意。今之所得已爲奢足。大士當不河漢。茲選其未刻稿行世。書諸簡端。聞所聞。見所見。質言之。同人而已。







慎一日敘年子嘗長登壇申約諸兄弟曰喏時子嘗兒靜僅四歲嬉嬉几席間余有初生女諸兄弟遂贊成婚姻丙寅春以選政偕子嘗泊吳門偶遊天半山遇時相子赫奕叱行人辟路余呼子嘗璫焰極士大夫廉耻道喪設一第奈何子嘗曰噫子有老母一第將亟歸自指頸曰我棄此血濺諸奸矣余曰山神實聞諸子嘗歸舟猶憤憤嗣後社兄弟相繼登科第余亦以糝糠在前而子嘗至今口僅明經應舉挾策走長安得瞻宮闕辟雍明堂諸

服物典禮豈非通塞有命然使子嘗初有名時節一第去不過居官稱貴人烏能四海之內懷恩觀止且文章小技不足艷自約社從未聞子嘗有一辭之失持身若處子人固無橫加子嘗者間有第嗛嗛謝六七年來竊社事以賣名聲者變百出子嘗介狀玉立既絕搖溷復不急自別白卽此可占體用故余每語同人子嘗天平山所云絕非有激其情性固爾也



歸爾復稿序

序爾復文者。卽非一家之說。一人一事之辭。凡海  
內高流。規矩太僕先生者。皆爾復懿親矣。自太僕  
云邈。疑說競進。小言碎簡。襲以成篇。其他斷截故  
章。猥褻聖典。復矜相標炫。有識者憂之。相與推尊  
太僕。揚其弘流。于是風尚蒸動。羣趨大通。先生功  
在天下。而不及子孫。理固亡有。爾復爲太僕曾孫。  
年少工學。沉湛理義。旣豐才茂。質復克藏。歛是以  
其文博。而賅約。而不殫。旁工韻律。精小楷。及山水



竹石蓋其尊君文休方聞不顯託隱書翰爾復集  
 成祖父遂兼風雅文休以雁行接予每相見喜問  
 太僕平生文休言太僕坐臥一榻四積經史綜思  
 遐寂家人織作滿前如不聞見讀書歲有程節每  
 經史間課不踰日月一傳季思先生清修介性為  
 世師表文休言叔氏温温朝夕燕言不苟鄉居郡  
 邑賢守令訪道至間治具供合兄弟家畜貯一長  
 鬚奔走村落僅鮭菜四簋卜晝乃興以得歛志幸  
 下此望陶菴在天上文休事父晚年猶作兒色老

親喜音律貧無可娛嘗時隱身林翳檀板度曲老  
 親聞聲應節以當宴笑夫歷世貽經史篤彛倫升  
 其堂如辟雍問其早作夜晷惟文事儒行此家即  
 不求聞達已推素族况澤未五世躋寧攸祝者歟  
 然嗣名賢不易令則曰繩厥武否即高顯且曰公  
 慙卿卿慙長彼云爾復蚤售報太僕晚遇者歸氏  
 繼緒豈繫世榮遲速爾復與光前休實維艱哉艱  
 乃裕矣



全婁大業序

文章比諸言語則有形而無聲然亦其類爾昔人  
 謂關乎風運余不盡云然歲辛巳旱災吾婁大無  
 禾秋復蝗所過赤地婁土高仰宜木棉嘗時畏澇  
 旱或得僅今秋既白露木棉生黃花有虫食心且  
 盡乃枝葉獨亭起農人抱蔓泣若使按枝葉微逋  
 婁將三分稔嗟如無寔何友人曰此文章致然余  
 駭問所以則云婁中名士多而文章少即肯屈曲  
 字句苟不敦踐履已似舍禾而木棉况今徒欲有



名天意若曰。枝葉者。其名黃花萎者。少年不寔。基  
卽壞。則其應也。或曰。吳災曷以一邑應。曰。旱同蝗  
同。田或間有青厥。心中食。則惟婁獨曷。云非婁應。  
余喏其說。適錢侯希聲先生來商荒政。因舉以告。  
先生瞿瞿曰。其然乎其然。則救荒莫先文章。迺集  
子弟課手。自哀緝曰。全婁大業。兼及崑山者。我邑  
未名州。地半屬崑。崑自三國稱婁縣。又侯所嘗署。  
故同受茲稱。余讀之曰。是也。先生救荒先備米萬  
石。煮糜十三所。減價糶者百日。若是其序。如文章

云。救則救之。當不以文章。先生旣嚴保甲。朔望集  
衆。高座抗聲。疏解。高皇六諭子弟。應且知寔。友  
人乃以當天變。今復爲延譽。則柰何。先生曰。我以  
順率。如豫萬石米。使其知備。徐將申舊約。月必親  
試。并倣湖州學。分類徵功。爲辨經術。明義利。則如  
煮糜減價糶者。然庶幾其衆兆。余然後知先生之  
名大業。易曰。吉凶生大業。文章雖類言語。形上道。  
形下器。道與器。吉凶攸分。後此有事。卽器其載道。  
豈直木棉苗而秀。秀而實。穎且粟矣。余匪敢輕待



文章惟予望文章如歲則先生其治田也先生喜  
日子其破筆墨戒敷是說爲我序遂序之

室具張露生稿序

文章非苟爲辭以達其意意之荒忽而欲修飾聖  
賢崇獎仁義是爲夸罔識者諱之故依古文章之  
家無不根抵淳厚因體立說所以通內志序性情  
未可或誣露生張子閉門古處終日無慢容故其  
文泓靜淵著端雅自立與人交粥粥若無能故其  
文羽翔鱗泳安和有則試再歷不衰卽勝亡少變  
故其文水流山峙動止以時因表見裏大致不爽  
如此張子授經天如天如語余授經時猶在髫年



師弟深夜講說。流連忘倦。天如篇成。張子甲乙過。當佳處。輒形諷咏。游處積年。造次未嘗疾遽。此無他。由其心虛。故樂見人善。情恕。故不見人惡。爾每感慨俗士。自擬人上。適得下求。人必勝。先處負斯。固難與張子比。絜。但越稽昔賢。如上蔡去。於東萊。平怒。尚皆漸次。祛練。而張子天性退抑。幾于暴慢。不設。因知考道。向方。性近者。爲優。張子既易。昔賢之所難。苟琢磨無已。則凡經傳所稱。循理而求。堂室具在。卽何不可學。而至此一卷。文豈足盡張子。

余固不爲此卷立義。且津津乎測張子之升進也。



劉侯制義序

學問之道多端。文章其一事爾。是故昔之君子。有以爲小技。勿爲有以爲載道之器者。明乎文章無定衡。視學問所立爲輕重。非引經附傳。遂可繁稱其辭說也。予性乏大雅。而密於量文。謬謂言者心聲。文又經思。且見跡。故耳治言。目治文。徵應各當。會選房書。得瞻父劉公稿。其文和而栗。裕而辨。卽文相人君子哉。亡何報公牧吾邑。父老向予廉其概。余曰。父老其樂胥。今言邑事之大者。曰士習。曰



民風吾婁往者。數學不明。子衿習嬉遊。其秀則溺科舉業于正學。絕罕聞。今則人守師說。則古昔稱先王。非其倫。卽共棄走明庭。于有司事者。不過數人以通邑之大。千子弟之中。不過數人不肖。邈近造作一試。將敗是不肖者不勝。不肖者不勝。則賢者益有以自見。蓋庠序其庶幾往者。國無民主。畏強侮弱。平人積金爲積禍。飛而食人。其峩峩者。歟。今則礪齒洗耳。崇尚廉節。一犯衆咻。所爲害者。奸人黠訟。居一猾胥。徒次之盜賊。次之。然此皆法

所能及。夫法有及有不及。則民不懼法。而懼梗法者。害皆在法以內。則於勢爲順下。勢順下而除害。奚間。父老曰。凡所言固然。以視新牧。則何居。曰。其文和且裕。其人當有養。其文栗且辨。其人當有執。有執則不肖與奸人。誣訟猾胥。徒盜賊輩。將畏而革。有養則礪齒洗耳之流。將樂而安。爲惡者畏而革。爲善者樂而安。則張弛皆宜。張弛宜而于從政乎。何有。記曰。給奪慈仁。又曰。言有物。行有倫。古人豈欺我父老。其樂胥。



孫受之稿序  
 吏事通于為學。予固嘗言之。然苟未省內外。實殫厥心。鮮謂為然。此間細若氣微。若息。既不克希。太上以獄市為寄。又不得視郵罰簿書。一才智可了。拜命受百里。王事攸歸。王事者。天事也。以天事視王事。以王事視吏事。作民父母。老成孤幼。胥保則明。且茲鑒其為學。故甚貴。受之有名。東魯。今吏吳。吳號巖邑。選人戒弗前。時受之。應補京朝官。主者以材強之。出受之。歡然就道。曰。我見所學。即手版。



勝靡長安米。到官謹慎詳達。飲冰自矢。上下翕然  
信。乃餘功課子。徐理菟文。持其多篇相示。往予在  
臨上。嘗告弟子。今讀書非務不急。正恐典籍日遠。  
將與人情漸不近。故以居官讀書為宜。民大要受  
之功利不足動。湛然高深。注于今古者有素。是以  
政有本末。溫溫養人。則受之作吏。皆其為學。二十  
餘篇中。有治道在焉。惟天陰隲。惟王三載。考績苟  
全乎為學。則小人是依。彼大僚啓事。部下貴人游  
揚弗與。故曰尊王事敬天事。春秋義也。春秋責在  
大夫。予越百里。卽田間不走執事。行旅農伴。皆風  
聲。且得執簡。倣二南詩人歌化行。若菟文。卽遠近  
效法。且敝帚何足為受之輕重。



甲戌文規序

吾師興公先生爲此選。其有憂患乎。曰。蹈常焉爾。夫變不失常。聖人以爲難。先生偃仰園土中。用是陶適性情。度日消月。雖其天定。因知先生不懟。君父不作。怨尤已。黃霸語。夏侯勝云。願朝聞夕死。故繫再經冬。講論不輟。以視先生。何踰尺寸。嗟夫。功名之際。小歛鋒鏑。隨流平進。亦可坐致豐顯。狀于已。則得使人盡如此。國家何賴。則先生一再撻觸。其氣決心往。區區義發。豈暇身計。本不計身。適得



顛躓。故曰天定。且先生凡所丹黃。其時俱非恒境。方起家山陽時。縣固孔劇。他人櫛沐不暇。先生于縣。既有名實。復昌古學。率子弟選錄。不下數事。淮以南。文格爲一變。旣遷司空郎所司。旣雜溷。且已發難。人皆側目。先生先生晨入署。理正務。退則闔門著書。有辛未文規。四書質疑諸選。今茲在難。乃復猶夷。宵旦讀書之暇。取新貴房書。評量高下。斯其託寄。可謂淵至。采丁卯出先生門時。上書先生。俯仰古今。約其終始。長篇萬言。先生喜置懷袖。逢

人誇示。稱張子篤性。戊辰先生被言。別采於邸。先生語采歸。當讀易用。知進退得喪。采謂易學玄遠。不如纂輯全史。可見行事。先生唯唯。而今知先生所謂。其於易學。不止象數。已平夷險。等哀樂。一之於忠孝矣。





陳似木稿序

往予臨上歸年友允大貽書稱似木陳子人文英邁卓爾器實余亟與定交既歷歲月益見表裏因嘆允大知言陳子居武塘距婁三百里歲不下三四往返山中岑寂每陳子至則披襟接語凡所引詰皆本倫叙闡微隱間復度量古昔規條世宜至於騷賦菀文鴻篇散帙咸有靜因兼效極理余鄙僿爲之心下猶記似木初見時高子遺書方成携以作贄因流連忠憲平生予故誦法忠憲恨未得



過從似木歷序夷險老成典刑如在上下是知聞風親炙數學相長予與似木兩義克舉矣然似木致此有自尊人賁聞叔氏發交當世所稱兩陳先生似木少學於父受成于叔雖欲不進無有退理嘗慨才學一塗患不足亦患有餘患不足者爲不學不學則不能安其才患有餘者爲不知學有日進不知學有日進則不能安其學單家儉族粗任辭章卽矜伎不攝蓋寡所聞見遂溢而爲夸則非才學之患所以居才學者之患也東南推陳氏學

讀古經通務立體用所繇來遠似木少長傳習視才學是人生常事故朝斯夕斯而志氣優裕粥粥不勝我故曰陳氏子弟得天者半而成爲似木又無負乎得天之半者也弁近稿紀所見聞如此陳子勉乎哉



葉必泰稿序

凡天地萬物之無者。非文章所能飾有。然文章能  
 達其所有。而觀天地萬物者。不當以文章。則立于  
 有者。不足制有。而制有者。其無之至也。今之離于  
 是說者。即文章以求全。不得其制有之具。而以有  
 絮比。彌多則彌外。彌外則彌淺。淺外之敝。生而大  
 緒隱矣。予與天如力。致其說。方天如博通書記。宣  
 明古今。譏者以為不急時務。而兩人即守益堅。亦  
 遂用以見知。夫譏者非亡。謂彼見有而不能見無。



則申其所習。然使天下皆譏者。而兩人見知何日。故自根先生之得天如也。譬之良馬。功在伯樂矣。自根與予爲年兄弟。既復爲天如師。予廼得覽必泰之文。于是三致嘆曰。自根拔天如于稠中。安得無佳兒。必泰以自根爲父。又安得不佳者。司馬子長班孟堅學問美備。歷有傳讀。則繇來漸爾。今卽必泰稿篇章爾雅。不爲近言。以自恕。復不爲幽昧。以疑惑人。如水然無用鑿引。如山然無用壘崇。則非有他智巧童而習之。以至于長。目不見非僻之

書耳。不聞淫麗之句。雖欲流而卑下。其道無由。故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言得乎此。則通乎彼。故教子弟以文章者。當使之明于讀書。蓋天地萬物之道。脩而義理出。此有無之說也。得葉子而予乃可通言無礙矣。



事餘樂于讀書。凡有讀書無不讀矣。

讀書益天賦。萬物之。後。翰。而。辨。其。出。也。何。無。之。無。

事。出。而。辨。其。出。也。何。無。之。無。

日。其。出。也。何。無。之。無。

其。出。也。何。無。之。無。





書